

# 隋豐寧公主楊靜徽駙馬韋圓照墓誌箋證

戴應新

陝西考古研究所

【內容提要】近年發現於長安縣少陵原，早經盜擾破壞，但兩方墓誌保存完好，公主誌書法尤佳，具有很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楊、韋二氏，乃關中著名的門閥望族，漢晉南北朝以來，代有顯宦，史不絕書，楊堅更坐移周鼎，建立隋朝政權，爬上皇帝的寶座。豐寧公主即其嫡孫女。韋氏家族與楊家關係密切，圓照祖父孝寬，軍功卓著，為楊堅代周消除障礙，奠定了韋氏在隋唐兩代保持高顯地位的基礎。圓照與公主聯婚，便是兩家關係的一個縮影。

雖然二位墓主史有專傳，但其墓誌內容，為研究門閥士族的婚姻關係、長安史地等方面增添了新的資料。

隨豐寧公主楊靜徽和駙馬河南懷公韋圓照的合葬墓，在長安縣韋曲鎮北原上。一九九〇年為配合地質七隊基建工程而被發現，編號SCDM53。

該墓出土的兩方墓誌，均為青石質，有覆斗式蓋，正方形。公主誌每邊長五十四公分，蓋與誌各厚八·七公分。蓋面中央鏤刻篆體陽文三行九字：大隋豐寧公主墓誌銘。周圍裝飾蔓草花紋三匝。誌石四側線雕十二生肖圖像於朵朵祥雲之中，各作動態。誌面刻銘文二十二行，每行滿格二十二字，凡在高祖，聖葉前各空一格。書法端莊秀勁，結構嚴整，風骨不俗，雖未署撰書人姓名，但一望可知提刀者不是等閒之輩。文為：

大隋豐寧公主墓誌銘名並序

隋豐寧公主楊靜徽駙馬韋圓照墓誌箋證

公主諱靜徽，高祖文皇帝之孫女也。若夫靈源潛遠，共雲漢而同高，聖葉繁滋，與若華而俱茂，既啟河汾之祚，終居帝王之宅，故以彪炳綠圖，烏奕青史。公主連暉日幹，已擅桃李之容。結采星軒，即有神仙之麗，蘭情獨秀，蕙性孤芳，淑態巧於春庭，令問馳於霄極。年十五，以開皇十七年封豐寧邑公主，其年降嬪於河南公京兆韋圓照，公即太傅舒襄公之孫，左光祿大夫河南懷公之第二子也。家傳鼎族，無慙（慚）齊紀之歸，人稱玉樹，有類王何之戚。公主情深結髮，義重匡牀，不矜車服之尊，自篤瑟琴之好。至於鳥啼花咲（笑），春朝秋晚，共惜光陰，俱憇風月。既而年驚玉律，漏促金壺，空熏辟惡之香，徒種長生之草。大業六年三月十五日遘疾，薨於宣平里第，春秋廿有八。駙馬悲深閨戶，淚盡空床，晝夢纔通，怨行雲之早沒，傷神不已，嗟佳人之難再。其年太歲庚午七月廿三日遷穸舊塋鴻固鄉疇貴里。寶劍長分，虛對雙龍之匣，妝臺永別，獨掩孤鸞之鏡。銘曰：

采兮玄圃，榮參綠車，瑤池接潤，玉樹開花，  
炤灼襯李，芬芳舞華，言容早懋，湯沐先加，  
惠質鏡圖，柔情問史，六珈既備，三從擅美，  
禮遇王姬，聲超宋子，內正家室，傍恭娣姒，  
天孫匿影，婺女淪光，驚飈落艷，早露摧芳，  
顰首低月，松門引涼，何言翠帳，空有餘香。

駙馬韋圓照墓誌小而樸素，每邊長四十三，厚七公分。蓋面亦刻篆體陽文三行九字：唐故河南公韋君墓誌。誌面銘文二十二行，每行滿格二十三字。書法秀逸。文爲：

大唐故河南郡公韋君墓誌文

公諱圓照，京兆杜陵人也。其先商伯受彤弓之錫，楚傅摘朱黻之詩，及大僕流名，雙珠並耀，丞相積德，二葉連輝，代有其人，風猷自遠。祖孝寬，周太傅上柱國，尚書右僕射，十一州諸軍事、雍州牧，鄖襄公。父摠（總），柱國、京兆尹、河南懷公。並立功樹績，經文緯武，貽令德乎千祀，振英聲於百代。公即懷公第三子也，擢影金穴，開榮玉

樹，孝友稱於齡歲，聰敏發自髫年。標落落之容，表汪汪之量，裴楷慚其清悟，王澄愧其邁達，襲封河南郡公，恩隆受冊，榮貴承家，對揚之日，不勝悲感。尋尚豐寧公主，方聘轡於修衢，遽興嗟於逝水。武德六年十月廿日卒於里宅，春秋五十二。惟公美風神，善談笑，涉獮（獵）經史，探採流略，敦靜立性，孝友居心。雖家自鼎門，身媕皇族，而安茲素薄，不尚驕豪，可謂名賢君子，善始令終者矣。子思禮永言慈廕，結恨風枝，追思顧復之恩，用報劬勞之德。粵以貞觀八年，歲次甲午十月庚子朔十日己酉，永窆雍州萬年縣洪固鄉福閨里之舊塋，禮也。秦車不進，滕馬方留，欲記楚琴，仍刊繆板。其銘曰：

蟬聯懿族，鳥弈華宗，英奇繼踵，卿相連蹤，  
名流鍾鼎，德茂笙鏞，孕珠產玉，重規蹈矩，  
孝以承親，忠由奉主，禮高承尚，恩隆土宇，  
如何景命，遽此銷淪，哀絰戚屬，悲深摺紳，  
天長地遠，松古墳新，雪路開曉，寒光慘慘，  
薤噎郊垧，風悽隴陌，方鋗黃壤，寄之玄石。

該墓早年曾遭盜擾，文物被搜括殆盡，惟二方誌石仍保持其墓室門內的位置。誌文典雅通暢，掌故頗多。如：  
**靈源潛遠**：靈，即神靈，《楚辭·雲中居》：「靈皇皇兮既降」。源，根也，靈根，喻祖考也。《文選·陸機·歎逝賦》：  
「痛靈根之夙隕」。良注：「靈木之根，喻祖考也」。

考隋皇室楊氏出自弘農高門士族，源遠而流長，文帝堅乃漢太尉震之後，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時爲武川鎮司馬，因家焉。堅之玄祖惠嘏，爲太原太守，曾祖烈爲平原太守，祖禎爲寧遠將軍，父忠爲周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註一〕。墓主靜徽係文帝堅之孫女，故誌謂其靈根源遠也。潛，深也。

【註一】：《隋書·高祖紀上》。

共雲漢而同高：雲漢，即銀河。《詩·大雅·棫樸》：「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與若華而俱茂：若華，猶言若英。《楚辭·大招》：「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注：「言日未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俱茂者，繁盛也。

河汾之祚：河，黃河；汾，汾河。《漢書·楊雄傳》：「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然誌云：「既啟河汾之祚」所指何事呢？考《隋書·高祖紀上》：「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偏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甲『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尼自河東即河汾之間來，預言堅將得天下，啟祚之云，其在斯乎！

結采星軒：結采即結綵。星軒，指嫁女之車，見《山堂肆考》。星軒原指星名，即軒轅星，女王之象，轉而謂嫁女之車。《文選·顏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屈，惟深必測」。

淑態巧於春庭：淑態即淑姿，姿態優美之謂也。《文心雕龍·情采》：「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春庭，指春天的庭園，萬物崢嶸，千姿百態。《孫逖·寒食詩》：「聞道清明近，春庭向夕闌」。

令問馳於霄極：令問，猶言令名，令聞。《漢書·禮樂志》：「天休令問不忘」。《漢書·匡衡傳》：「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注：師古云：「令，善也，問，名」。霄極，謂極高，喻皇帝。《江淹爲蕭太尉揚州牧草》：「臣豈不勉智罄忠，未知所以報奉淵聖輸感霄極取諸微躬，長爲慚荷」。《許敬宗表》：「望霄極以長愧」。

人稱玉樹：玉樹，喻人之風采高尚純潔也。《晉書·謝玄傳》：「與從兄朗，爲叔父所器，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欲使其佳』。玄曰『白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爾』」。《杜甫·飲中八仙歌》：「宗之蕭蕭美少年，皎如玉樹臨風前」。有類王何之感：類者，相似也。王，王弼，何，何晏。弼字輔嗣，三國魏山陽人氏，好論儒道，辭才逸辯，爲尚書郎。死年僅二十四歲。注釋周易及老莊，點象數而言義理，開後來玄虛之風【註二】。晏字平叔，性自喜，美姿儀，尚魏公主。累官

【註二】：《三國志》卷二十八〈王弼傳〉。

侍中尚書，著有道德論及文賦數十篇，傳世者有論語集解等【註三】。至於二人的交誼，《世說新語》載有數事，茲錄其一例：「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義重匡牀：匡牀，同筐牀，謂方正之牀也。《晉書·慕容熙載記論》：「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牀」。《淮南子·主術》：「匡牀蒻席，非不安也」。此喻公主與夫婿關係非常親密。

自薦瑟琴之好：薦，即篤字，厚也。《論語·泰伯》：「君子篤於親」。包注：「厚於親屬」。瑟琴，樂器名，喻好夫婦也。《詩·召南·關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詩·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合也」。

年驚玉律：玉律，古樂律用竹，或以玉，因名。《後漢書·律曆志》：「侯氣之法，殿中侯用玉律十二」。《庚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玉律調鐘，金錠節鼓」。

悲深閨戶：閨，閨之別字，閨，空也。閨戶，空蕩無人之謂，《易·豐》：「闢其戶，闢其無人」。

采兮玄圃：玄，同懸。懸圃，《文選·張衡·東京賦》：「右睨玄圃」。注：「懸圃在崑崙闕闈之中，玄與懸字古通」。

榮參綠車：榮，光也，參，與也。綠車，《漢書·金日磾傳》：「金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誌主係隋文帝孫女，故有參乘綠車之榮光也。

六珈既備，三從擅美：六珈，即首飾。《詩·鄘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珈，笄飾之最盛者」。三從：《儀禮·喪服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天孫匿影，婺女淪光：天孫，星名，即織女星，此處也可作皇帝之孫子孫女解，或爲一語雙關。焦氏《易林》：「帝子天孫，與日月處」。匿影，隱藏形跡也，暗喻公主死亡。婺女，星名，即女宿，乃二十八宿之一。《禮·月令》：「孟夏之月旦，婺女中」。淪，沒也。

【註三】：《三國志》卷九〈何晏傳〉。

商伯受彤弓之錫：商伯，韋氏之遠祖。彤弓，金文習見，即朱弓，諸侯有大功，受弓矢之錫使專征伐。據《新唐書》卷七十四上〈宰相世系表〉：「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帝大彭爲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別孫元哲于豕韋，其地滑州韋城是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爲氏」。可見韋氏由來遠矣。

楚傳摘朱黻之詩：楚傳，楚王傳也。韋伯遐二十四世孫孟，爲漢楚王傳（註四）。摘，發也。朱黻之詩，指韋孟給楚元王的諷諫詩章，其見載於《漢書》卷七十三《韋賢傳》：「其先韋孟，爲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黻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服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誑厥生，陼此嫚秦，未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迺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媿，所弘非德，所親非後，唯罔是恢，唯諛是信，喻喻諂夫，粵粵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嫚彼顯祖，輕茲削黜。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

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夫，岌岌相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興國救顛，孰爲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忠讞謙言，義切情真，感人肺腑，確屬振贊發聾的諷諫好詩，難怪韋氏諸誌屢屢道及。

【註四】：《新唐書》卷七十四〈宰相世系表〉。

太僕流名，雙珠竝耀：太僕，官名。《周禮·夏官》：「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而掌其政」。竝，併也，併耀殆此其遠祖豕韋，大彭迭爲商伯，若雙珠之輝映，說見前。

丞相積德，二葉連輝：丞相指孟四世孫賢和其子玄成，先後位至丞相。《漢書·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瀟籞，不如一經』。」二代兩相，父子連輝，韋氏視爲莫大榮光。

擢影金穴：擢，獨出貌。金穴，喻其家殷實富有也。《後漢書·郭皇后紀》：「況遷大鴻臚，帝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况，郭皇后之弟。

裴楷慚其清悟：裴楷，晉人，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與王戎齊名于時，尤精《老子》《周易》。鍾會薦之於文帝，爲尚書郎，遷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武帝以爲河內太守，轉侍中【註五】。慙即慚，弗如也。清，明；悟，覺也。

五澄愧其邁達：王澄，晉人，字平子，生而警悟，少歷顯位，爲荊州刺史，浪漫不羈，情無所繫【註六】。《世說新語》卷中之上：「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儻」，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又卷中之下：「王平子邁世有儔才」。邁達，放浪豁達。

秦車不進：秦，香草也。《文選·宋玉風賦》：「離秦蘅」。注：秦，香草也。秦車，載有香草的車，即載靈柩的喪車。

鳥奕華宗：鳥奕，韋家墓誌常用詞匯之一，蟬聯不絕意。《後漢書·班固傳》：「鳥奕乎千載」。

薤嘵郊壠：薤，即薤露，樂曲名，古挽歌也。《後漢書·周舉傳》：「及酒闌倡罷，繼以薤露之歌，坐客聞者，皆爲掩涕」。噎，塞地。郊壠，即郊外，邑外曰郊，交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壠。杜甫《嚴中丞枉駕見過詩》：「元戎小隊出郊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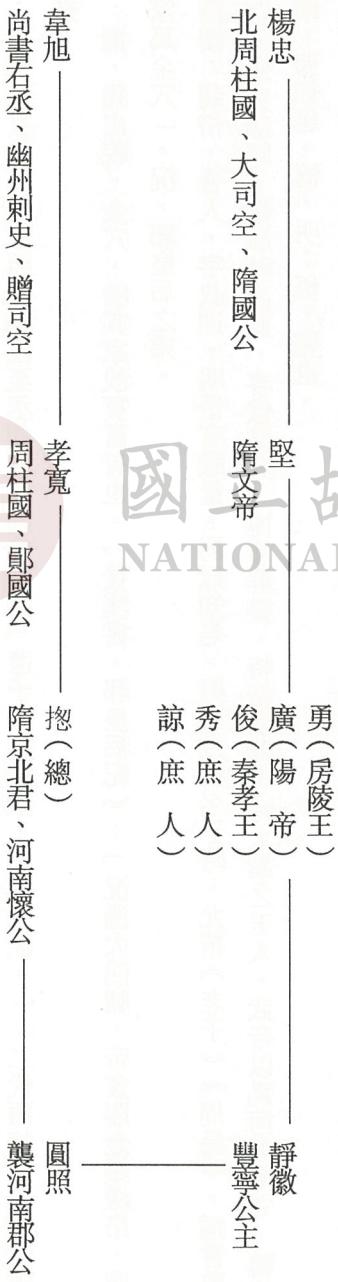
「

【註五】：《晉書》卷三十五《裴楷傳》。  
【註六】：《晉書》卷四十二《五澄傳》。

據誌文，該墓女墓主乃隋文帝堅之孫女，生於開皇三年（五八三）【註七】，年十五即開皇十七年（五九七）受封爲豐寧邑公主，同年嫁給周、隋名將韋孝寬世子惲（總）之少子圓照，越十三年，以二十八歲的青春年華病死於長安宣平里第宅，時在大業六年（六一〇）三月，同年秋季歸葬於城南鴻固鄉疇貴里韋氏墓園。

駙馬韋圓照將門之後，生於北周武帝建德元年（五七二）【註八】，襲封河南郡公，年二十六（五九七）尚豐寧公主，武德六年（六二三）卒，享年五十二歲。十二年後即貞觀八年（六三四）葬於萬年縣洪固鄉福閨里。夫婦同穴，可知公主大業六年之葬爲暫厝，二十四年後才和駙馬合葬于墓。

從誌文看，墓主夫婦事蹟平平，沒有多少內容，然而他們的結合，卻有其深遠的門閥淵源與政治背景，爰將兩家世系列表並予說明如次：



楊、韋二氏均系漢魏以降的顯宦鼎族。公主的曾祖父忠與駙馬祖父孝寬，都追隨周太祖宇文泰起義於關中，雙方以軍功都得到皇室頒賜鮮卑姓氏的殊榮，列位柱國。西魏恭帝元年（五五四），泰命于瑾、楊忠和韋孝寬等統兵五萬征討梁元帝蕭繹，克江陵，殺之（註九）。在此以前，即西魏文帝大統十二年（五六六），把持東魏政權的高歡，領軍包圍玉壁城（山西稷山縣西南），時任晉州刺史的韋孝寬堅守不懈，大敗犯敵，遷爲驃騎大將軍。

五七九年，周宣帝死，嗣主靜帝年幼，楊堅遂以外戚入總朝政，相州總管尉遲迴自恃重臣宿將，志不能平，於是起兵東夏，衆十餘萬。堅遣孝寬征討之，雙方激戰于鄴城南，迥兵敗自殺，亂平（註一〇）。孝寬南征北討，軍功赫赫，爲隋朝代周和進而統一全國清除障礙，創造條件，很得楊堅信任，固而也就爲韋氏家族在隋唐兩代繼續保持其高顯地位，奠定了基礎。楊靜徽與韋圓照的結合，更把兩家的關係進一步加強了。

豐寧公主乃其祖父隋文帝賜封者，惜誌石未載其所出。考文帝有五子，皆文獻皇后獨孤氏所生，即房陵五勇，煬帝廣、秦孝王俊、庶人秀、庶人諒（註一一）。《隋書》公主有傳三：蘭陵公主，文帝第五女，初嫁儀同王奉孝，後適柳述，煬帝惡之，徙之嶺表，以憂憤卒，年三十二（註一二）。南陽公主，煬帝長女，年十四嫁宇文述之子士及（註一三）。永豐公主，庶人秀之長女（註一四）。豐寧公主，史籍無考。

駙馬圓照之父總，孝寬世子，京兆尹。五七六年，總隨周武帝宇文邕進攻晉陽（太原），他「先驅陷敵」，殉難死節，年二十九，追贈使持節上大將軍，封河南郡開國公（註一五）。其時，圓照四歲。

〔註七〕〔註八〕：根據二誌主死年推算得之。

〔註九〕：《北史》卷九《周文帝紀》，《周書》卷一《文帝下》。

〔註一〇〕：《周書》卷三十一，《北史》卷六十四《韋孝寬傳》。《北史》卷六十二《尉遲迥傳》。

〔註一一〕〔註一四〕：《隋書》卷四十五《文四子傳》。

〔註一二〕〔註一三〕：《隋書》卷八十《列女傳》。

〔註一五〕：見《韋總墓誌》，未刊。《北史》卷六十四《韋總傳》。

公主夫婦生前居宣平里，韋氏祖宅。里西南隅有法雲尼寺，即圓照祖父孝寬所立者【註一六】。宣平里在長安外郭城東南隅，北爲安邑坊，次北乃東市。入延興門西行，首爲新昌里，次即宣平里。公主死，初葬於大興縣鴻固鄉疇貴里，鴻固又名洪固，該鄉在長安縣韋曲鎮北之少陵原上，當今杜陵以西至上塔坡一帶地，高敞開闊，韋氏墳園在茲。少陵原又名北原、辟原、畢原、畢陌原。疇貴里一名胄貴里。駙馬之死晚于公主十三年，葬於「雍州萬年縣洪固鄉福閨里之舊塋」，其地仍在公主原墓地近旁。圓照下葬時，公主棺柩被起出，合葬于一穴。按圓照夫婦合葬墓與阿兄匡伯墓東西併列，前者編號爲地字M<sup>52</sup>，後者爲M<sup>53</sup>。南距其祖孝寬和父輩諸墓不過十餘米至數十米，墓誌證明，韋家男女凡死於周、隋者，均「葬疇貴里」或「胄貴里」，到唐則有「福閨里」的出現，但胄貴里仍沿用，由知福閨里爲唐代新增的里名。已知洪固鄉的里名，除胄貴里，福閨里外，還有延信里和永貴里【註一七】。

圓照誌說其爲總的「第三子」，公主誌則說係「第二子」，誤。圓照的祖、父及諸兄嫂墓，由筆者一一發掘出來，獲孝寬以下各代韋家男女墓誌三十餘方。如孝寬妻賀蘭（鄭）毗羅墓誌有：「總長子圓成，次子匡伯，次子方就」。總的墓誌記載亦如是。匡伯誌更明確說：「公第三弟尚隋豐寧公主」。可見方就就是圓照，是韋總第三子。

有趣的是，洛陽也出有一方韋匡伯的墓誌，其親族出身與一生事功，證明兩匡伯爲同一人。洛陽所出匡伯的誌石也說：「公之母弟尚豐寧公主」【註一八】。爲什麼同一個韋匡伯要埋葬相距千里之遙的兩個地方，並且鐫刻兩方墓誌呢？原來作爲尚衣奉御的他，侍從煬帝巡幸江都，于大業十三年（六一七）四月病死江都行在。旋即天下大亂，煬帝被殺，東西兩京交通不暢，不得已於開明二年（六二〇）七月「權殯于洛陽縣鳳臺鄉穀陽里」。兩年以後即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十一月才歸葬于長安祖塋【一九】。但遷葬時只將靈柩運回，墓誌仍留于原地而在長安另刻一誌從葬之。長安墓中未見其配偶的墓誌，殆

【註一六】：見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宣平里條，然其言法雲寺爲隋開皇三年（五八三）立，年代可能有誤。因孝寬死於北周大象二年（五八〇），若果爲其所立，則當在其先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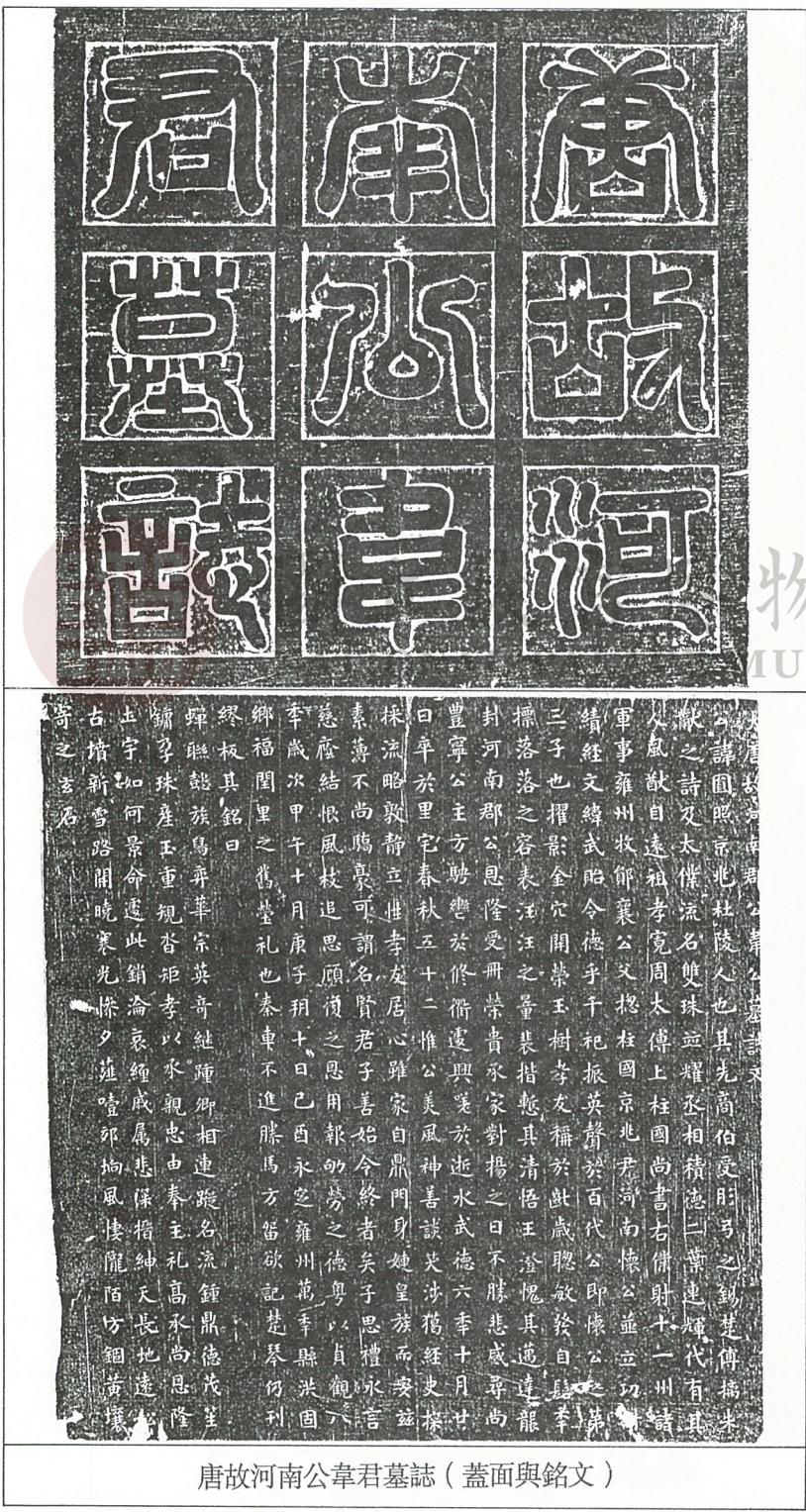
【註一七】：武伯綸《古城集》，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西安版第九六—九七頁。

【註一八】：《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開明〇〇三《鄭故上柱國舒懿公（韋匡伯）之墓誌》。

【註一九】：《唐韋匡伯墓誌銘考證》未刊。

爲單身而非合葬墓，此其與諸昆弟墓的夫婦合葬所不同者。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列總之三子曰：柱成、匡伯、圓照。按柱成係圓成之誤。圓成字天保（見其本誌），孝寬、總等誌石亦證其爲圓成而非柱成。





大隋豐寧公主墓誌（蓋面與銘文）

**Some Notes on the Sui Dynasty Tomb Inscription of  
Yang Ching-hui, Princess of Feng-ning, and  
Wei Yüan-chao, Imperial Son-in-law**  
**Dai, Ying-xin**  
**Shenxi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bstract**

The tomb of Princess Yang Ching-hui and Imperial Son-in-law Wei Yüan-chao was discovered in recent years on the plains of Shao-ling in Ch'ang-an County. Although the tomb had already long been broken into and plundered by grave robbers, the tomb stele remained intact. The calligraphic style of the tomb inscription for Yang Ching-hui is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making the stel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not only calligraphy, but also history. Yang and Wei belonged to two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families of the time. In the dynasties before the Sui starting with the Han (206 B.C.-220 A.D.), these two families produced numerous high-ranking officials, as seen in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late Northern Chou (557-589), Yang Chien was able to assume power by removing the imperial bronzes,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the Sui dynasty (589-618), in which he ascended the throne as emperor. His grand-daughter, Yang Ching-hui, was later enfeoffed as Princess of Feng-ning. The family to which Wei Yüan-chao belonged wa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at of Yang's, for Yüan-chao's grandfather, Hsiao-k'uan, was a meritorious military official who had assisted Yang Chien by removing any resistance to Yang's replacement of the Northern Chou dynasty. This ac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igh position which the Wei family enjoyed in the Sui and following T'ang dynasty (618-907). The marriage between Ching-hui and Yüan-chao thus bound the two families even closer to form an extricable link between the two. Although these two individuals are not particularly well-known i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content of their tomb stele provides a rich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among other subjects, the marriage between high-ranking families of the period and the history of Ch'ang-an.

Keywords: Sui Dynasty 隋代

Princess of Feng-ning 豐寧公主

Wei Yuan-chao 爭圓照

Tomb Inscription 墓誌

Northern Chou 北周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五九 through page—七〇.